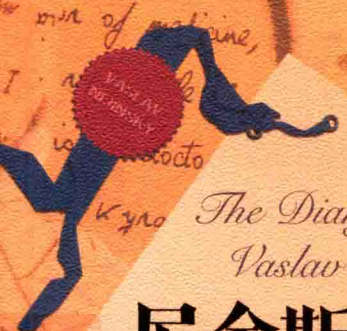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师手记



The Diary of
Vaslav Nijinsky
尼金斯基手记

[俄] 瓦斯拉夫·尼金斯基 / 著
刘杰 / 译

东方信

扫描书中
获得正版
舞曲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http://www.hustp.com

大师手记

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

尼金斯基手记

[俄] 瓦斯拉夫·尼金斯基 / 著

刘然 / 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尼金斯基手记 / (俄罗斯) 瓦斯拉夫·尼金斯基著; 刘杰译.
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7.8
(大师手记)
ISBN 978-7-5680-3063-2
I. ①尼… II. ①瓦… ②刘… III. ①尼仁斯基 (Nijinsky, Vaslav 1889-1950) - 日记 IV. ① K835.12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7940 号

尼金斯基手记 (俄罗斯) 瓦斯拉夫·尼金斯基 著 刘杰 译
Nijinsiji Shouji

策划编辑: 刘晚成

责任编辑: 黄验

封面设计: 璞茜设计

责任校对: 张会军

责任监印: 朱玢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 电话: (027) 81321913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: 430223

印 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

本书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THE DIARY OF VASLAV NJHINSKY

目 录

Part One

论情感 001

Part Two

论生命 061

Part Three

论死亡 153

PART ONE

论情感



我吃了一顿挺好吃的午餐，因为我吃了两个半熟的水煮蛋，还有炸薯条和豆子。我喜欢豆子，可是它们太干了。我不喜欢干的豆子，因为干的豆子缺乏生机。瑞士毫无生机，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山。瑞士人也都是干巴巴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活力。我的女仆^①很干，因为她没有感情。她想得太多，因为她在另外一份干了很久的工作中已经被榨干了。我不喜欢苏黎世，因为那座城市太干了。那里有很多工厂，还有很多商人。我不喜欢干巴巴的人，所以我不喜欢商人。

女仆为我的妻子^②、我的大姨子^③（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，这是人们对妻子的姐姐的称谓）、琪拉^④，还有红十字会护士^⑤，端来了午饭。护士戴着十字架，但是她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含义。十字架是基督耶稣曾戴过的东西。基督戴的是大十字架，而这位护士戴的是小十字架。镶在丝带上小十字架被她别在头巾上，而头巾被擦到了肩膀后面好把她的头发给露出来。红十字会护士们都觉得这样把头发露出来更好看，她们才不管医生们要求她们所做的那一套行为礼仪。护士都不愿听医生的话，因

①

尼金斯基家里有三位仆人：厨子玛丽（Marie）、女仆露易丝·汉伯格（Louise Hamberg）、琪拉的保姆玛塔·玛德琳娜·格兰特（Marta Madeleine Grant）。

②

尼金斯基的匈牙利籍妻子罗莫拉（Romola）。从1909年开始，尼金斯基在谢尔盖·帕夫洛维奇·佳吉列夫（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）创办和负责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担任首席男舞者。1913年尼金斯基与罗莫拉结婚，佳吉列夫将其解雇。

③

罗莫拉的姐姐特丽莎（Tereza），也称为特莎（Tessa），刚刚从维也纳回来。

④

尼金斯基的女儿琪拉（Kyra）。

⑤

应该指的是琪拉的保姆。

为她们听不懂医生的教诲，也不明白医生要她们做什么。这位护士压根没闹明白她到我家来是干什么的，因为我小女儿还在吃东西，护士却要把她的盘子拿开，自以为是地认为她想要吃点心了。我跟她说：“让她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之后，再吃点心。”小孩子倒是没觉得什么，因为她知道我爱她，而护士则不然，她觉得我冒犯了她。她觉得我是在批评纠正她。她没有一点长进，因为她还是喜欢吃肉。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吃肉不好，但她还是喜欢吃。他们都不理解我。他们觉得肉是必须要吃的。他们要吃很多很多肉。吃完午饭，他们都开怀大笑。而我吃过饭后却觉得腻烦得很，因为我感到我的胃很胀。他们不会感觉胃胀，只会感觉血液往头上冲。他们吃过饭后非常兴奋。孩子们也很兴奋。他们把孩子们弄到床上去睡觉，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都很柔弱。实际上，小孩子都长得很结实，他们不需要帮助。我没办法写东西，因为我的妻子一直来干扰我。她一直在琢磨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其实我自己倒一点都不在意。她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其实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我的消化系统还在运转。我不想在我的胃还是满满的时候就去跳舞，所以我的胃里很满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跳舞。我要等一切都平静下来，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肠子里面清空之后我再去看跳舞。我不怕你们嘲笑，所以我敢这么直白地写出来。我跳舞是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跳舞的冲动，而不是因为有人在等着观看我才去跳。我不喜欢有人在等着我，所以我就去准备着装了。我会穿上城里人所穿的套装，因为来观看我跳舞的观众都是城里人。我不想与人争吵，

所以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现在我要到楼上的更衣室去了，我有很多套装，还有不少很贵的内衣。我要去穿上很贵的衣服，那样人们才会觉得我是个有钱人。我不想让人们一直等我，所以我现在就上楼了。

我在楼上待了很久。我小睡了一会，睡醒了之后，我穿上衣服。穿好衣服之后，我步行去到裁缝那里。裁缝给我做的衣服很好。她很了解我。她喜欢我，因为我给了她丈夫一份礼物。我想帮助她，但是她不喜欢看医生。我强迫她去看医生，但是她不想去。我想让她知道我不介意为此花钱。我给了她丈夫两条短裤还有一件汗衫。她把礼物给了她丈夫。她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我的礼物。她理解我，因为她并没有拒绝我的礼物。我喜欢内格里（Negri），这是她的名字。她是一个好女人。她很穷。我走进她家，关掉了她不知为何没有关掉的电灯。她明白我的举动是什么意思，不过她并没觉得我冒犯了她。我跟她说她的手艺很好，她会拿到钱还有一份礼物。她没有暖和的衣服。我会给她一件保暖的毛衣，还有一顶帽子。我不喜欢礼物，但是我喜欢给穷人东西，他们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。她很冷，她很饿，但是她不怕工作辛苦，所以她有一些钱。她有一个大约六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差不多两岁的女儿。我想给她的孩子们一份礼物，因为他们穿得很寒酸。我会给她几件毛衣，或者给孩子们一些其他的衣服。我喜欢这两个孩子，他们也喜欢我。她知道我喜欢孩子。她感觉得到我不是装的，因为我是一个人。她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所以她理解我。她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她丈夫在皇家酒店演奏小提琴，

①

他真正的意思是：他在晚上演出，因为他很穷。在手记里，尼金斯基常常把因果关系颠倒着来说，比如，后面的“观众不喜欢我，因为他们想离场了”。

②

应该是“跳得很紧张”，原文用的动词是“拉”（play），尼金斯基有时候会对艺术活动的用词不加区别地混用。尼金斯基在这里叙述的是他作为舞者最后一次登台表演时候的事情。1919年1月19日，他在圣·莫里茨郊外的苏维塔之家酒店（Suvretta House）的舞厅为大约两百人做了最后一次表演。

③

可能他想表达的是：他的舞蹈使得观众也大笑起来。

去那里的人们都是冲着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取乐的。他很穷，因为他在晚上演出。^①他很冷，因为他没有暖和的衣服穿。他喜欢拉小提琴。他还想再深造，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因为他没有时间。我想帮助他，但是我怕他不理解我。我没有学就知道怎么拉小提琴。我也想拉，但是我空闲的时间很少。我还想活得久一些。我妻子很爱我。她替我担心，因为我今天拉得很紧张。^②我是故意做出很紧张的样子，因为只有我紧张了，观众才能更好地理解我。对于不紧张的艺术家的，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。是艺术家就必须紧张。我冒犯了弹奏钢琴的格尔巴（Gelbar）。我刚刚弄错了，把她的名字说成了贝尔巴（Belvar）。我希望她能没事。我很紧张，因为上帝想要我激发观众的情绪。观众是来娱乐的。他们认为我跳舞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快乐。我跳了一些很吓人的舞步。他们都很怕我，所以他们觉得我这是想要吓死他们。我不想杀人。我爱每一个人，但是没人爱我，因此我变得很焦虑。我很焦虑，所以我的这种情绪也传达给了观众。观众不喜欢我，因为他们想离场了。然后，我跳了一些欢快的舞步，观众也跟着高兴起来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沉闷的艺术家，但是我证明给他们看了，我是可以跳欢乐的东西的。

观众开始大笑起来，我也开始大笑起来。我边跳边笑，观众也在舞蹈中大笑。^③观众理解我的舞步，因为他们也想跟着跳起来。我跳得很糟糕，因为我在不必要的时候一直不停地往地板上跌。观众才不在乎，因为我跳得很美。他们明白这是我的恶作剧，所以他们很开心。我还

想继续跳下去，但是上帝跟我说：“够了。”我就停住了。观众四散而去。那些贵族和富人请求我再多跳一支舞。我说我很累了。他们不理解我，因为他们一直喊着要我再跳。我对一位贵族夫人说，她的动作让我感到兴奋。她觉得我是在有意冒犯她。我跟她解释说，我其实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看出了她有跳一下舞的冲动。她对我的恭维表示感谢。我向她伸出了手，她觉得我说的话没错。我喜欢她，但是我觉得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认识我。她喜欢年轻的男人，可我不喜欢这种生活，所以我要求她离开我，我想让她明白我的意思。她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所以她不给我继续说下去的机会。我想跟她说个明白，但是她却并不想这样。我让她看我脚上的血。她不喜欢血。我想让她明白血就是战争，而我不喜欢战争。我跳了一支关于娼妓生活的舞蹈，并借此问了她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。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但是她并没有离开，因为她知道我是在演戏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会躺在地板上跟她做爱。但是我不想让这一晚变得太复杂，所以我在关键时刻站了起来。整个晚上我都感觉得到上帝的存在。上帝爱我，我也爱他。我们隆重庆祝了我们的婚礼。在马车上，我跟我妻子说今天就是我和上帝结婚的日子。她在马车上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但是整个宴会期间她都面无表情。我爱她，所以我握着她的手，跟她说我感觉挺好的，而她却不这么认为。她觉得我不爱她，因为我很焦虑。

这时候电话铃响了，但是我不想去接，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上与人说话。我知道我妻子想去接电话。我走

①

他在这里划掉了下面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是：

“她觉得我疯了，但是我知道她很焦虑。”

最后一个词很有可能是“焦虑”。

出了房间，我看到妻子穿着睡衣。她喜欢穿着睡衣睡觉。她爱我，所以她让我觉得我必须上楼回我们的卧室了。我上楼了，上了我的床，但是我还带着我的笔记本，因为我想把这一天经历的所有事情都记下来。我经历了很多，所以我想要把它们全部都记下来。而我所经历的别无其他，全都是恐怖的事情。我很怕人，因为他们不试着领会我的感受，而只是想着要了解我。我很怕人，因为他们想让我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。他们想让我跳欢快愉悦的舞蹈。我不喜欢欢愉。我热爱生命。我妻子睡在我旁边，而我在写东西。我妻子没睡着，因为她的眼睛没有闭上。我拍了拍她。她对事物的感知力挺强的。我写得很不顺利，因为我觉得写作很难。我妻子在叹气，因为她感觉我遇到了难题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不过我对她的叹息并没做任何回应。今天她是带着感情在爱我。总有一天我会告诉她，我们必须在情感上结婚，因为我不想没有感情地去爱一个人。而现在，我还不想提起此事，因为她很怕我。^①我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想起了今天晚上在宴会上遇到的一个人。那个人想教别人音乐，但是他不会教，因为他对音乐已经感到厌倦了。我非常理解他，我告诉他我也不喜欢教别人跳舞。我妻子在干扰我，因为她觉得我有心事。我神经质地大笑起来。我妻子在听电话，但是实际上她的心思却在我写东西这件事情上。我写得很快。她问我在写什么。我当着她的面合上了笔记本，因为她想看我都写了些什么。她觉得我是在写关于她的事情，但是她不会懂的。她为我担忧，所以她不想让我写了。而我想写，因为我喜欢写作。今天

我想多花点时间来写作，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说。我写字写不了很快，但是我的手动得很快。我现在写得好多了，因为我现在不会那么容易感到累了。我的笔迹很清晰。我写得很清楚。我想再多写一点，但是我想让我的妻子赶紧去睡觉。她睡不着，因为她很焦虑。可是她又想睡觉，因为她觉得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。可是她还是睡不着。我知道她是因为我才如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。她理解我的感受。她知道我会表演，因为她觉得我的表演可以跟杜斯^①和莎拉·伯恩哈特^②媲美。我给她出了一个难题。她无法理解死亡是什么。她不会去思考死亡这种事情的，因为她不想死。而我会去思考，因为我也不想死。她在打哈欠，她觉得我想睡觉了，而她自己却不想睡觉。她担心我写的东西是在说别人的坏话。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我知道我写的都是好事情。我的妻子又是咳嗽又是打哈欠，她故意弄得很大声，她觉得这样就可以迫使我躺下去睡觉了。她看着我，觉得我可能是没领会到她的意思。其实我懂她的意思。她没说话，但是她很痛苦。她想迫使我躺下去睡觉，因为她觉得她已经很困了。她很焦虑，而神经焦虑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她觉得我必须睡觉了。我也跟着她打起了哈欠。她不了解我。她觉得我累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累。我的肌肉是累了，但是我不累。我已经向他们，就是那些贵族们，承诺了我会去跳舞给他们看，但是我答应跳舞并不是为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，觉得他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我不想为他们付出情感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。我很快就要去巴黎表演了。我将专门为那些贫穷的

①

埃利诺拉·杜斯 (Eleonora Duse)，意大利著名女演员，通常被简称为杜斯。

②

莎拉·伯恩哈特 (Sarah Bernhardt)，法国著名女演员，曾被大作家雨果誉为金嗓子。

①
他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，他会为他们的生命负责。

②
“过去”可能是“接下来”的笔误。

③
加布里埃尔·阿斯特吕克 (Gabriel Astruc)，剧团经理人、音乐发行人、巴黎香榭丽舍剧场创始人，一战前在巴黎的多数俄罗斯芭蕾舞团都是由他推介的。

④
位于瑞士上恩加丁 (Upper Engadine)。

法国艺术家们跳舞。我希望那些艺术家们感受得到我，我因此会取了他们的生命。^①为了能够很好地了解他们，我会把自己灌醉。如果上帝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到卡巴莱夜总会 (cabaret) 去的话，我会去的。他们需要我，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情感。他们需要钱，那么我就给他们钱。他们可能会把我忘记，那没关系，只要他们的情感能被唤醒就好。我希望他们是有感受能力的人，因为我会过去^②的几个月里待在巴黎为他们这些贫穷的艺术家们跳舞。如果他们想让我去的话，我会安排的。只不过在巴黎期间的费用必须得有人为我支付。我会要求加布里埃尔·阿斯特吕克^③把那些贫穷的艺术家们召集起来，我要跟他们谈话，因为我有话想要跟他们讲。我会跟他们说：“大家听我说。我是艺术家，你们也是。我们都是艺术家，因此我们应该彼此爱护。这样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好事情。你们想让我说吗？”我会问他们关于生命的问题。如果他们能领会我的意思，那么我就得救了。如果他们不能领会，那么我可真就成了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了。因为如果他们领会不到我的意思的话，我就会很痛苦。我不想在圣·莫里茨^④跳舞，因为那里的人们不喜欢我。我知道他们觉得我是个病人。我为他们感到难过，因为他们觉得我生病了。实际上我很健康，我并没有吝惜我的力气。我要比以前跳更多的舞。我想教人跳舞，所以我会每天都做一些练习。我还要写作。我不再去参加任何晚宴了。我这辈子已经受够了那种娱乐方式。我不喜欢那种欢乐。我知道欢乐意味着什么。我并不快活，因为我知道欢愉就是死亡。欢愉是心智的死亡。我

害怕死亡，所以我热爱生命。我想邀请人到家里来看我，但是我妻子却害怕我这么做。我想邀请一位老犹太人来看我，他是金兹伯格男爵^①的亲戚。金兹伯格男爵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懂生命是什么。他应该结婚，他应该养几个孩子。他会让他的妻子备受折磨，因为他想要她快快乐乐地生活。我知道大家肯定会说尼金斯基已经疯了，但是我并不在乎，因为我在家里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疯子了。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，但是我并没有被送去，因为我跳舞跳得很好，并且不管是谁问我要钱，我都会给他们。大家都喜欢古怪的人，所以他们才不会管我，只会说我是一个疯子小丑。我喜欢精神病人，因为我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。我哥哥待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我就爱他，他感觉得到我对他的爱。^②他的朋友们都喜欢我。我那时十八岁。我理解精神病人的生活。我明白精神病人的心理。我不抵触精神病人，所以精神病人都喜欢我。我哥哥死在精神病院里。我母亲的时日也不多了。我为再也见不到她而感到害怕。我爱她，所以我请求上帝一定要让她长寿。我知道我母亲和妹妹^③为了避开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而从莫斯科逃了出来。^④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将他们排挤出局。母亲和妹妹，连同妹妹的丈夫科切托斯基，还有他们的小女儿伊琳娜，没来得及携带任何财物就赶忙逃了出来。他们都是好人。我爱我的妹妹布罗尼亚。科切托斯基是个好男人。他日子过得挺苦的，因为他总是得为钱发愁。他想画画，他还想写作。他写得还可以，只是他不懂这其中的技巧。我懂得其中的技巧，因为我仔细研究过。我妻子以前经常

① 德米特里·金兹伯格 (Dmitri Gunsburg) 男爵，俄罗斯一家银行的继承人，他是战前俄罗斯巴黎舞团最重要的赞助人。

② 尼金斯基的大哥斯坦尼斯拉夫 (Stanislav) 小时候从四楼的窗口坠落。自那之后，他精神上受了损伤。青年时期他被送到疗养院，尼金斯基去看望过他。

③ 布罗尼斯拉娃·尼金斯卡 (Bronislava Nijinska)，也称布罗尼亚 (Bronia)，也在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跳舞。尼金斯基被解聘之后，1914年她和丈夫亚历山大·科切托斯基 (Alexandér Kočetovsky) 也离开了剧团，回到了俄罗斯。但是直到1919年尼金斯基写作这部手记的时候，整个家族，包括他俩的母亲埃莉诺拉·尼金斯基 (Eleanora Nijinsky, 1856-1932年) 还都居住在基辅。

④ 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 (Bolsheviks) 的别称，这里应该指的是当时的党派斗争。

为我翻译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就在这时门铃响了，是特莎。她在我跳完舞之后就出去逍遥作乐去了。她不喜欢我，因为她总想着怎么享乐。她想让我把她带进我所在的芭蕾舞剧团。我不想带她，因为她对工作没有感情。她是为了图自己方便才想加入芭蕾舞团的。她想帮助她的丈夫，但是她一点都不为我考虑。她一点都不关心我在做什么。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她却在享乐。她感受不到我的爱。我送了她一枚戒指，还有一些衣服，好让她能感受得到我。我假装我自己陷入了爱河，但是她却感觉不到我，因为她总是喝酒。我妻子给她酒喝，因为她知道特莎在偷偷喝酒。她是个酒鬼。酒鬼们都没有感情，因为他们光想着酒了。给我生火炉的人也是个酒鬼。他一天到晚一直喝个不停。他生病了。我对此早有预感，并且我还告诉过他我很多天之前就已经病倒了。他病倒了，然后我的整个房间都冷冰冰的，我跟内格里得在冷冰冰的房间里准备我的服装。我不喜欢特莎，因为她总是喝酒，总是想着享乐，但是我又喜欢她，因为她对艺术有感觉。她很蠢。她不懂生命。她没有办法让她的丈夫停止喝酒，所以她自己也开始喝酒。她喝马德拉白葡萄酒，烈性白酒，她什么酒都喝。我真替她担忧，因为当她对舞蹈有感觉的时候，她会晃动身体。而我妻子在对舞蹈有感觉的时候，她就不会晃动身体。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，只是她想得太多。我替她担忧，因为我觉得她想得太多就会妨碍她理解我。我替她担忧，因为她不了解我的目标。她能感受到很多东西，但是她却不懂这其中的含义。我不敢把这些含义告诉她，因为我知道她会被吓坏的。我

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她。她听我的话，我也听她的话。如果别人都说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她也会理解我的。我的面前是万丈深渊，我有可能会坠落下去，但是我不怕掉下去，所以我也就不会掉下去。上帝不想让我掉下去，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即使我坠落下去，上帝也会理解我的。有一次我到外面散步，我看到雪地上好像有血迹。然后我就顺着血迹开始跑。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被杀了，不过他应该还没死，我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跑，然后我又看到一大片血迹。我很害怕，不过我还是朝着悬崖的方向跑去。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印迹并不是血，而是尿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表述方式，所以我就这样写下来了。我想强迫自己学习每种表述方式，但是我不喜欢浪费时间。我想描述一下我散步的情况。我在雪地上散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有人滑雪的痕迹，而雪痕的尽头却是一片血迹。我担心是不是有人被用木棍打死然后埋在了雪里。我害怕起来，然后我就往回跑。我知道人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我不害怕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然后我突然觉得这是上帝在考验我，看看我是不是怕他。我大声喊道：“不，我不怕上帝，因为他是生命，不是死亡。”然后上帝要我往深渊的方向走，他跟我说有个人被吊在悬崖那里快要掉下去了，上帝让我去救他。我害怕了。我觉得是恶魔在诱惑我，就像基督当年在山上时，他诱惑基督一样，恶魔说：“跳下去，我就会相信你。”我害怕了，但是我在悬崖边站了一会之后，我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把我吸向深渊。我走过去，然后跳了下去，却被悬崖上的树枝给挂住了，之前我并没有看到那里有